

阿呆和他的新媒体朋友: 技术支撑传播武器库 数据打造理性运营手

WCplus作者阿呆 微信: [wonderfulcorporation](#) 公众号(点击打开二维码):数据部落 网站:[askingfordata.com](#)

加入WC社群获得工具更新推送(好友验证请备注 WCplus用户+昵称 否则通过率低)

数据来自微信公众号平台,WCplus仅作转化工具,版权或使用问题请联系原公众号。请勿将数据用于任何商业用途,WCplus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爱上一个人, 所以一直一个人

原创: 张静思+咪蒙 咪蒙 2017-01-06

# 38 | 周末故事



(lost7 作品)

90年代的时候, 我因为工作关系搬到了上海。全新的环境, 让我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不过, 最让我奇怪的是, 从我窗前总能看到一个老太太, 每天早上拿着一个小凳子, 提着一个保温壶, 走到巷子口, 就在那里静静地坐下, 一直坐到天黑。第二天一大早, 又拿着小凳子, 提着保温壶, 重新再来。

就这么持续了十多天之后, 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

我走到巷子口，跟老太太攀谈起来，老太太叫娟姨。  
我问娟姨，“你在这等谁吗？我看你都等了十几天了。”  
娟姨人很和善，打开她的保温壶，给我倒了一杯。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绿豆沙，尝了一口，满是淡淡的绿豆香味。  
我一边喝着绿豆沙，娟姨一边给我讲起了她的故事。  
第一句就让我有点吃惊。  
娟姨说，“我不是等了十几天，我已经等了几十年了。”

四五十年前，娟姨才20多岁，那时别人还叫她阿娟。  
当时，阿娟的父亲在郊外工作。一天，她带着做好的绿豆沙送给父亲，却在半路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画家。  
画家架着一个画架，看着一片油菜花，不停地涂涂抹抹。  
阿娟停下了脚步，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谁知这个时候，画家脚一软，直接晕倒在地。  
阿娟赶忙走近一看，原来在烈日之下曝晒太久，画家中暑了。

阿娟把他拖到树荫下，扶着他的头，给他喂绿豆沙消暑。第一次，阿娟离一个男人这么近，她发现，原来男人的睫毛可以这么长，比自己的还要长。  
过了一会儿，画家终于缓过来，他说，这是他喝过最好喝的绿豆沙。  
为了表达感谢，画家表示要给阿娟画一幅画像。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画家每天都会带着画架画笔，阿娟每天都会带着绿豆沙，相约在油菜花地边。

也许是出于一种默契，这幅画的进度异常缓慢。  
两人更多的时间都拿来聊天，画家给阿娟讲他四处游历的见闻，阿娟给画家讲她从小到大的糗事。  
两人每天分手前，都会相约第二天再接着在这见面，继续画画。  
但有一天，画家说，“明天不用在这见了，这幅画完成了。”  
阿娟难掩失望。  
画家接着说，“明天这幅画我会带去你家，作为给你提亲的礼物。”  
阿娟一听，娇羞地点头。  
这晚，阿娟整夜未眠。

第二天，阿娟提着画家爱喝的绿豆沙，在约定的巷子口等了他一天。  
画家没来。  
阿娟想，一定是因为下雨了，他才没来；  
一定是因为路上摔跤了，他才没来；  
一定是因为有事耽搁了，他才没来。  
他明天一定会来。  
所以之后的每一个明天，阿娟都拿着个小凳子，提着绿豆沙，继续等他。

没想到一转眼，快50年过去了，阿娟也变成了娟姨。  
我听了这个故事，很感动，当场跟娟姨表示，“只要我有空，我就来陪你等，让你不无聊。”  
娟姨笑了笑，说，“没事，想着他就不无聊。”  
这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没想到这么传奇的爱情故事，竟然就在我的身边。  
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去陪娟姨等画家，我翻看着小说，她则一直痴痴地看着前方。

等晚上我跟娟姨分别，自己回家的时候，突然一个邻居大妈把我给叫住。

大妈说，“你是不是又听娟姨说她的爱情故事了？哎，你别信她的那些胡话。”

我很诧异，大妈接着说，“我认识她好几十年了，这娟姨呀，年轻的时候，长得并不漂亮。20多岁的时候，同年纪的姑娘都结婚当妈妈了，都没有一个男人看上她，更别说上门提亲了。后来，她的妹妹都出嫁了，碍于情面，她总撒谎说有这么个未婚夫，但几十年了，人影也没见着一个。”

这时，我才知道，周围的邻居早就把娟姨的等待当成一个笑话。

我有点替娟姨不值，想要反驳，却看到娟姨的妹妹就站在不远处，看来已经听到了一切。

我想娟姨的妹妹自然会维护娟姨，没想到她却默默走了，似乎在默认邻居的说辞。

难道娟姨真的是骗人？

从此以后，我还是会看到娟姨拿着小凳子，提着保温瓶，走向巷口的背影。

但我却再也没有陪她等那个所谓的“未婚夫”了。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我们这片区要拆迁了。

陆陆续续，我们都搬走了，整个小区只留下了一个钉子户。

娟姨。

不管地产商开出什么样的条件，她就是不搬。

就算推土机都开到家门口了，她还是不搬。

后来，娟姨的妹妹要跟着子女一起移民去美国，想带着娟姨一起出国居住，也来劝她。

但娟姨还是摇摇头，说，“我跟他约好了，要在这等他回来。就算推土机从我身上碾过去，我也不搬，万一他找不到我怎么办？”

“他不会来找你的！他根本就不存在！”娟姨的妹妹一气之下，脱口而出。

邻居众人马上窃窃私语，看吧，娟姨果然是撒谎。

娟姨反驳到，“我没有撒谎，我没有，你是我妹妹，你还不相信我吗？”

娟姨的妹妹难过地说，“我知道你没有撒谎，因为这些都是病呀。”

娟姨的妹妹告诉了我们真相。

那一年，战争爆发了。她们一家人往城郊逃难，慌乱之中，娟姨从山路上摔了下去，滚到山下，头撞到了石头，伤了脑子。醒来之后，就开始胡言乱语，跟大家说她有未婚夫，要等她未婚夫。

本来妹妹也想劝劝她，告诉她真相，告诉她这只是她的臆想和幻觉。但是在战乱中她们失去了爹娘，她妹妹也早就嫁了人，而她孤家寡人一个，有个念想也好，便随她去了。

但是没想到，这个幻觉50年了还没醒。

现在，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姐姐守着一团废墟，一个虚无的幻觉过完最后的人生。所以，她告诉了娟姨真相。

娟姨失神一样地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

她妹妹问她，“你说你有这个未婚夫，你有什么证据吗？照片？书信？信物？你除了编造的回忆，还有什么？”

娟姨想了好久，但她确实拿不出一点证据，她最后无力地坐下，喃喃自语，是病，是幻觉……

说着说着，突然娟姨泪流满面。

这一刻，娟姨发现她等待了半辈子的，是病，是幻觉，而不是爱情。

当天，娟姨就跟着妹妹搬走了。

从此，我跟娟姨再也没有了联系。

又过了两年，已经到了1994年，我因为办事恰好路过曾经的住处，一时间很怀念，便下来走走。

这里早已改建成高楼，但走过曾经的巷口，我还能清晰地想起，娟姨以前就是走到这里，然后坐在她的小凳子上，抱着绿豆

沙，眼巴巴地等上一天。  
但如今，这里早已空空如也。  
娟姨的梦醒了。

我正转身离开，突然一个穿着干净整洁西装的老先生出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年事已高，但仍是文质彬彬，手上拿着一幅用牛皮纸包好的画作，站在巷子口，四处张望。  
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却又好像见过他很多面。  
我不愿意去相信，直到老先生问出这一句，“你认识阿娟吗？算起来，她现在也该70了。”  
老先生拆开牛皮纸，露出那幅油画，画上是20多岁少女模样的阿娟，一双眼睛似乎会发光，嘴角上翘，灵气逼人。  
别人说娟姨年轻时一点也不好看，但在他的笔下，娟姨是最美的。

这一刻，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那个画家，娟姨的未婚夫。  
他是真实存在的人。  
当年，他本来第二天要去提亲的，谁知道老家已经爆发了战争，他打算安置了家人再来接娟姨，哪知道一路逃难，离娟姨越来越远，最后去了台湾，他始终未娶，一直盼着回去接娟姨，但最后过了几十年，才终于能第一次重回故土。  
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  
但他不知道，娟姨已经搬走了，已经出国了。

我同情他。  
我更同情娟姨。  
因为陪伴她几十年的并不是幻觉，而是真正的爱情。  
曾经有个人真心爱过她，但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但是她拿不出所谓的“爱情证据”，她输给了我们的“言之凿凿”。  
我红了眼睛，准备告诉老先生这一真相，正张口的时候，却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一手提着小凳子，一手提着保温瓶，向我们走来。  
娟姨！  
原来她没走，她还在这里，她还在等待。  
她怀疑过，然后，选择了相信。  
**也许对有的人来说，爱情并不需要证据，因为思念不会说谎。**

娟姨走近了，发现了老先生。  
五十年后，两位老人终于见着了彼此。  
两人对视着，我能预想到，之后会是多么感动人心的拥抱和痛哭，因为这值得惊天动地，值得撕心裂肺。  
娟姨终于开口了。  
娟姨问，怎么来这么晚？  
老先生说，对不起，路上有事耽搁了。  
娟姨给老先生倒上一杯绿豆沙，说，这么热的天，快喝吧。  
老先生把油画递给娟姨，说，你看看，满意吗？  
两人没有哭，没有闹，平静地仿佛她只等了他，五分钟。  
两人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熟悉地仿佛他们昨天刚分开。  
如果爱情需要证据的话，我想，这就是。

或许你的爱情需要蛛丝马迹，需要步步推理。

但有些人的爱情，并不需要。

**爱就是爱，无法解释，也无法抗拒。**

对于娟姨，她甚至不在乎时间。

当爱没有证据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怀疑，她都选择坚定。

即便她老了。

**“我不是在等爱情，我是在等你。”**

---

长按指纹  
一键关注



微信号：咪蒙



微信 ID: mimeng7